

匆匆岁月六十载
悠悠乡思万种情
今日能报平生愿
不负白头赤子心

江淮
◎著

我爱我乡

郑兆财

Z H E N G Z H A O C A I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愛我鄉

郑兆财

Z H E N G Z H A O C A I

◎江淮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我乡 / 江淮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399-2637-7

I. 我… II. 江…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6501 号

书 名 我爱我乡
著 者 江 淮
责任编辑 乔 夫
责任校对 夏 天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11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37-7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坐在他身边,有一种深刻的感受:一个人身前后,会给后人留下许多议论的话题,但一个人的心地却是无法改变的,“爱国、爱乡、爱家”成了他身上永远无法改变的烙印。

郑梁梅学园很有气魄,整体造型酷似一艘远航的巨轮,航行在蓝天碧海中。这是一艘文明的船,一艘智慧的船,一艘知识的船,一艘希望的船。我觉得郑兆财就像这艘船的总设计师。



“匆匆岁月数十载,悠悠相思万种情;今日能报平生愿,不负白头赤子心。”这是1999年9月1日郑梁梅高级中学开学庆典上郑兆财朗读的一首诗。郑梁梅高级中学把这首诗发表在校园的橱窗里。



● 望着浩瀚大海中飘摇的小船，让人依稀觉得郑兆财当年闯荡香港就像这颠簸起伏于大海中的一条小船……

● 他的每一分钱都是靠吃快餐、吃方便面、吃白米饭就咸菜萝卜干省下来的，都是靠他把这一捆捆毛线卖成港币，辛苦打拼，辛苦经营得来的。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些钱寄回大陆，寄回家乡，寄给孩子们。



● 香港地皮有“寸土尺金”之说，地皮费非常昂贵，繁华地段、商业重地的地皮比黄金价格还高。铜锣湾白沙道13号的巴黎公司，是郑兆财和梁梅当年花了十一万元港币买下的房产，一楼是店铺，二楼是仓库。

目 录

引 子 离乡人	1
第一章 记得当时年纪小	5
1. 兆康出世	6
2. 动荡岁月	12
3. 童子军	20
第二章 尘缘相误	25
1. 袅袅长号	25
2. 第一次爱情	35
3. 为谁留下潇湘去	43
4. 痛失知己	51
第三章 抗日分子	59
1. 炮轰顽匪	59
2. 抗日联防队	68
3. 生死历险	76
4. 初见凤姿	91
第四章 男儿去从军	103
1. 烽火劫难	103
2. 投身行伍	114
3. 移驻广州	131
4. 抽身退步	149
第五章 港九打拼记	163
1. “九等公民”	164

2 ■■■ 我爱我乡

2. 拳打“深水埗霸主”	174
3. 鱼跃龙门	184
4. 一个人的三条命	190
第六章 爱在心潮澎湃间	199
1. 我是中国人	199
2. 梁梅情	209
3. 永失我爱	218
第七章 家在心中	229
1. 梦回百子村	229
2. 归心似箭	238
3. 乡情难忘	246
第八章 乡思万种情	257
1. 那座洁白的雕像	257
2. 创造就是生命	265
3. 远航的船	278
第九章 不见真佛不烧香	289
1. 三十万加十五万	289
2. 手拿“大哥大”的县委书记	295
3. 想念吴洪彪	299
4. 希望与未来	305
第十章 白头赤子心	307
1. 祭梁梅	307
2. 维多利亚海湾的情思	315
3. 未竟的大业	327
后 记 面对雕像	340
郑兆财先生小传	344
郑兆财先生捐赠一览表	349

引子 离乡人

香港。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

每日清晨五时半，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就会准时出现在维多利亚港湾深水湾海边，这辆车牌号为黄底黑字的“280”、1976年出厂的奔驰车的主人，就是八十二岁的香港巴黎毛冷公司董事长郑兆财先生，郑先生每天踩着钟点，开着车子来游泳、爬山，这已是他多年的生活习惯。

满头银丝的郑兆财身材中等，身板硬朗，腰背笔挺，走起路来风快，虽说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仍透出当年行伍的痕迹。

无论风和日丽，还是刮风下雨，郑兆财先生都是清晨五时准点起床，开车到海边与友人晨练。他和几个朋友都是香港深水湾游泳俱乐部的成员，几个年龄落差达十岁的人成了忘年交，最年轻的香港九龙区议员郑胜源五十三岁、在新界和广东办实业的魏辉六十三岁、一生为医的林医生七十三岁，他们爷四个到海边游泳，每天如此，风雨无阻。一行人会齐后，就沿着山边临海的小径跑步，十二分钟一个单程，登九十一级台阶，郑兆财爬三十八级，回来在望海平台上打六分钟太极拳。然后到俱乐部换衣服，下海游水，游十五到二十分钟。

在大海中搏击风浪，对郑兆财来说，已是闲庭信步。

身处大海中，银花雪浪层层卷来，远处传来一首台湾歌曲，柔绵的歌声在海风里飘荡：

离乡人，故乡远
低头思家乡
望月盼团圆
只恨大海如天堑
天各一方难相见
.....

故国不堪回首啊！

一曲未了，竟唱得人热泪盈眶，老人流下了热泪。

海水的浪涛已经舔到了脚板，人已经被这山海之情牵连着，摇动着，震撼着，不知哪儿才是自己的归宿，哪儿才是真正的故乡？

海是碧湛湛的一湾，山是青郁郁的连环。浩瀚的南海啊，涛声依旧寂寞回。

走在白茫茫的海滩，看这满眼的白，恍惚间近似看见家乡秋野上的白头芦苇，平生最爱看故黄河、六塘河边那遍野的芦苇，临风摇曳，抖落一身的雪白。秋风中，寒意里，那是一派凄然的白。白头苍老，在沼泽里，在大河边，在荒野外，尽管美得那么飘逸，深深地叩人心扉。芦苇含蓄地立在黄河的波影里，柔柔碎碎的，倏地，一阵劲风，扫醒芦苇的沉湎，在一片赫然的白中，定睛一看，竟是纷纷如雨的落发，哦，何时芦苇也白了、落了沧桑浪子的发鬓，几度春秋，几度回望，凄凄切切，踉踉跄跄……举目四望，不见那芦苇，只见了雪浪……

遥远的海那边，层层雪浪翻卷而来，惊起裂岸的涛声。

一身冷汗惊起，只觉身在黄河岸，心在阳关外……

他在齿颊间缓缓地咀嚼着一个词：涟水……涟水……

海上的风吹动着浮云，天边的云朵都向这方集结。他的心如浮云样翻卷……

一艘日本雅马哈快艇从海面驶过，艇尾溅起雪白的浪花，他的眼睛被刺痛了。

这辈子他是不和日本人做生意的。提起日本人，心头就积压着国仇家恨。

1939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涟水，烧杀掠抢，制造无数血腥事件。1941年，郑家遭日寇走狗王培坤追杀，王培坤勾结灌南臭名昭著的大土匪周法乾一路疯狂追捕，全家被迫出逃。

过了五十年，他还记得那一夜出走的情景。那是夜奔盐河，深夜出逃的一幕。

夜漆黑得如同锅底，伸手不见五指。月黑风高、寒风凛冽之夜，他和全家踏上了逃亡之路。前面是荒野，身后是追兵，他们不知道哪里才是出路？他背着弟弟，跟着父母，在茫茫黑夜中，踉踉跄跄，跌跌爬爬，惶惶于荒野凄风中。借着黑夜，在高粱地里避身，渡过六塘河，后来避难于涟水、灌南交界处的朱圩、新庄，并于此邂逅梁梅。

霜风渐渐，水声沥沥，他的心中酸酸楚楚，眼眶中盈着一层冷冷的泪水，心中积聚着满腔的仇恨。逃亡路上的悲惨境遇，至今还在心头积压着。

一别涟水三千里，离乡赴粤。

家越来越远了。

海轮驶入深海，家山就远去了。茫茫烟云如长路雾霭遮住了家山，越离家远，思乡的揪心疼痛就强烈一些，就好像一把铁链拴在心上；走得越远，越牵扯着一颗虚弱的心。父亲、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温馨的家园，就这么撒手抛开了。

海浪卷起千万堆白雪，拍击着船舷。

这辈子，什么惊天动魄的事都经历了，生生死死看过无数遍了，就像过眼的浮云，见怪不怪了——

1940年，涟水汪伪县长朱梦杰率领县保安团五百多人马围攻郑家炮楼，以十五挺机枪掩护，轮番密集式攻击，郑家老小拼死抵抗，激战一天一夜。如果没有子母大炮猛轰围敌，郑家定会被顽敌攻破……

1947年，心力交瘁，患肺结核二期，大出血，在死亡线上挣扎……

1954年，患肺结核三期，病人膏肓。医生诊断生命只有六个月……

生与死就像一面镜子照亮了他的生命历程。经历了死，又绝处逢生，重获新生，对生命的理解就多了几分沉静，几分理性。肉体的生死好过，可心灵的生死又如何度过呢？

有谁会知晓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军官的心呢？离乡背井，放在任何人的心头都是异常沉重的！

越走越远了，1947年由南粤赴港。离家更远了。

他站在香港罗湖桥头，回望大陆。家啊！家啊！涟水啊！这辈子我还能回家么？！他心底的那个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就像眼前的大海，波涛汹涌，巨浪滔天，哪儿是岸呢？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根漂浮在茫茫汪洋之中的稻草，上摸不着天，下踏不到地，泛梗飘萍，何处是归途啊？！

家的思念，在他的心中越来越痛苦而清晰了。

家山北望泪沾襟。他把头抬起来，眺望眼前浩淼无垠的大海。海浪回旋，潮卷潮涌，使人想起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不是那种多情善感、凄凄惨惨的人，见过了世界上的太多风浪，自然不会为一朝别离而恸彻心肺，但无论如何，对家山的别离却让他一辈子要在内心世界中恸彻，无休无止……

尽管他从九十年代以后，每年都要回家看一看，但，“家”这个词一下子让他想起了许多……

海边风大，浪潮汹涌着拍击着沙滩。香江港岛灯火已阑珊。

他站在八十二岁生命暮年的夕阳里，回首人生之初的那个身影，只见来时路，苍苍茫茫，无边无际，他看见那个叫郑兆康的孩子正蹒跚地、充满自信地朝着前程走来……

第一章 记得当时年纪小

2003年10月25日，南京——深圳。

我随《情牵故土》摄制组赶赴香港，去采访郑兆财先生。

赴香港采访郑兆财先生是很早的计划，经过许多波折，终于踏上赴港旅程。乘深航 ZH818 次波音 737 客机先飞深圳。飞机跃上云层，颠荡起伏，忽上忽下，令人心悬。思想在飞机滑翔中开始飘浮起来。

每一次采访都征尘纷纷，便于沉思中思虑人心前程。心海沉浮，总像飘忽不定的云。一路上看云，已看得够多了。然而，飞机升到一万米高空后，却惊奇地发现，在厚厚的云层中穿行，轰鸣中夹带着热浪，犀利如刀，裁剪着千里阵云，如闪动寒光的犁刃划开肥沃的田野。机翼在强烈地摇摆，让人惊叹薄如蝉翼的浮云为何重若千钧。我在心中想，这云路多像郑兆财先生的人生之路，坎坎坷坷，颠颠簸簸，上上下下，沉沉浮浮。郑兆财当年沿着一条怎样的别离之路离开家乡的？

我思想着，就这样，一路飞过安徽、江西、广东，而直达深圳。

2003年10月26日，深圳——九龙。

晨八时赴深圳罗湖海关过关，繁琐的手续，漫长的等待，待验关过关后已逾中午十一时。红日当头，搭广九列车赴九龙红磡车站。当双脚跨过罗湖桥的一瞬间，百年风烟竟从眼前飘忽。轻风吹白云，沧桑百年间。当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映红了小岛，中华民族的耻辱如烙铁样烫红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中英展

拓香港界址条约》如枷锁样套在中国人头上。朱笔如山重，一落即是百年。香港把中国人的辛酸苦辣都融于一壶。百年风云变幻，待到回归时，四海扬笑脸。维多利亚海滩上卷来的巨潮早没了大不列颠的浪花。

一路南国绿色，山间粉翠，映入眼帘。列车飞驰过上水、粉岭、大和、大埔炉、大学、火炭、沙田、大田、九龙塘、旺角、抵达红磡火车站。港九的绿，葱郁滴翠，一碧如洗。一座座山迎面扑来，重峦叠嶂，翠色如烟。山间小楼如豆点缀，山间流水哗哗奔腾。香港新界的山水就这样呼啸、喧腾着，闪烁着中华的碧色光芒。山间起高楼，绿色楼群与山浑然一体。过了沙田，沿山的高楼多了起来，城市的面貌渐去沙石，露出真容。香港回归后，马照跑，钱照赌，舞照跳。港币在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中沉沉浮浮，几经波折。车过九龙塘，忽见站牌闪过，顿忆起港片中九龙塘旧事，黑帮打斗，刀光剑影。九龙的名字曾签入“中英条约”，第一割港岛，第二割九龙，第三割新界，一刀刀割去了中华民族的璀璨明珠……

一声铃响，终点站红磡车站到了。

郑兆财先生率女儿郑丽、香港九龙区议员郑胜源先生已在车站大堂迎接等候了两个多小时。

八十二岁的老人家健康的笑脸在阳光下分外灿烂，他微笑着伸过手来。

拉着我们坐上计程车从九龙海底隧道往港岛驶来。

老人家一把攥着我的手，紧挨着老人家，望着他的面容，我的思绪却一下子从香港飞回到往昔的岁月——

1. 兆康出世

涟水，古称安东。处于黄淮平原东部，古淮河下游。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 117 年）置县，初称淮浦。南朝刘宋侨东海郡，南

齐改北东海郡，北齐改海安郡，隋初改涟水县，唐初置涟水，并分置金城县，宋初升涟水军，景定三年（公元 1262 年）改称安东，“民国”三年（1914 年）复称涟水。

——《涟水县志》

淮河流域的江苏省涟水县岔庙乡百子庵村，原叫“十老汇”，是个十年九涝的低洼地，一片沼泽。因洪水中有一观世音菩萨顺水飘到此地，被人供奉起来。良家妇女久未怀孕的，便来叩拜观音菩萨，一叩便有灵验，女人生下胖娃娃。此事一经传出，许多人家便来续借香火，依然一般灵验，于是，生子的香火年年旺盛，一家家的胖娃娃陆续出世，人们便将“十老汇”改称“百子庵村”。

又因晚清清江浦仁慈医院传教士林嘉美、林嘉善兄弟赈灾路过此地，见乡间村民屡受洪涝之苦，年年灾荒，便动了恻隐之心，募捐钱物，组织村民扒河疏浚洪水，将聚集于“十老汇”的洪水引入五漳河入海，从此根绝了洪涝，村民们为感激两位美国传教士，便将此河命名为“小洋河”，以彰两位洋人之功德。

清澈的小洋河流经村旁，清凌凌的河水如血脉滋养着百子村人家。村旁河水哗哗，人家傍河，黄草泥墙，木栅花窗，鸡鸣狗吠，牛羊吃草，构成一幅幅江北特有的经典画面，清润秀美，如诗如歌，此情此景，只怕是惟有画中才能见着的了。

原先只有几户人家，因为水脉清澈，环境秀丽，陆续移来许多人家，百家姓也就有了排座次，家家户户，门前是街，门后是河，河埠头一蓬蓬艾叶、蓖麻、七星草，茂盛的杨柳如伞样张开，沿河望去，一排排垂杨柳的河埠头就像一架架古琴，在河的两侧次第排开，弹奏出一河清音。人家在门前搭起遮阳的棚架，长长的棚架沿着长长的河岸蜿蜒向前，成了百子村一道道独特的风景。门开了，有婀娜少妇去水边洗涤，船来了，有健壮船夫撑篙点波。轻舟如梭，柔篙如梦，乡间俚语，巧笑倩兮，一河清流如酒。说话间，水也动，波也摇，琴也奏，箫也鸣，晨岚晓雾，夜风星月，莫不入曲，曲曲动人心弦，听得人深深地醉

了，醉了。

走过了唐宋元明清的百子村，就是一本古老的书，就是一部小说。不知久居涟水的米芾、苏东坡有没有来过此地，如果来过，恐怕就不会只留下“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比”的千古绝唱了。

百子村真是个唱不尽、道不完的风水宝地。

1922年农历8月18日这一天，涟水县岔庙乡百子村一个大户人家的男孩降生了。

孩子降生是在子夜时分。分娩的唐氏阵阵呻吟喊叫令全家人不安。

一个面容清癯、白须垂胸的老者，背着双手，在庭前焦急地踱步，灯光把他的身影映照得非常高大。突然，一个尖亮清脆的哭声划破夜空，整个百子村为之一震。

接生婆隔着中门，扯着嗓门喊：老太爷，恭喜您，是个男孩——

被称做老太爷的老者爽朗地冲天一笑，拈须赞道：感谢苍天，我郑家又添一丁……

郑雨晴是郑家四代同堂的当家人，在他之下，有儿辈郑长礼，孙辈郑永贵，分娩的唐氏就是郑永贵的媳妇，出生的孩子就是郑雨晴的重孙子。

郑雨晴给重孙子取个学名，叫兆康，取吉祥富贵之意。

郑家祖籍原在高沟镇，是高沟镇上有名的汪、郑、徐三大姓之一。

三大姓意气相投，以义结帮，互为提携，有难同当。郑兆康祖父郑长礼半农半商，父亲郑永贵，会种地，会做生意，还精通中医，母亲唐氏为人善良厚道，待人热心。乡邻里有难，她一准帮忙。

郑家在高沟、百禄一带很有知名度，原因在于郑家为人和善，与四方邻居和睦相处。一家之主郑雨晴在涟水名声显赫，一身的看家本事，居德而不傲，他早年学过武术，精通武功，他的拳脚功夫在高沟镇、百禄一带非常有名。老太爷省吃俭用，勤劳苦干，积累了一些家

私，家中有了积蓄，老爷子设法把家产盘大，买地，置房子，添家产，到了郑长礼这一辈，家中已逐渐殷实。

到了郑永贵这一辈，家私渐渐富足起来，家产渐厚，全家拥有良田百亩，粮囤百座，猪羊成群，富甲一方。村中一座大宅基上坐落着偌大的四合院，全家二十多口人分居各屋，正北一排堂屋面开五间，青砖小瓦，一色的洋灰灌浆，磨砖对缝，东厢房起了楼，楼下是存放粮食的仓库。由于防范土匪的原因，东西厢房与南北前后院垒起了炮楼，南炮楼四方四正，足有五层楼高，用糯米汁浇灌，坚硬无比，凿上枪眼、炮口，安装上子母大炮和土铳，可以覆盖正面几百米范围。宽大的天井里铺上灌云大伊山的青岗石，条块成型，一水的清碧，走在上面能照见人影，家里收拾得利利落落，像模像样。

从村外远远望去，郑家的炮楼高得令人仰起脖子看，就像平地起了一座山，

郑永贵头脑灵活，精通文墨，他是个多面手，种地收割是行家，还会看中医给人治病，做生意更是一把好手，他看准行情，便做起了煤炭、焦炭生意，在百禄开了一个中心煤炭场。盐河里的木帮船顺水运来郑州、山东上等的好煤炭，一筐筐乌黑发亮的无烟煤抬上了码头，出力气的汉子汗流浹背地抬着大筐，四乡八镇的窑场、铁匠铺、车马店的骡子、马车排成了队，都来拉煤焦炭，他们都知道郑家的煤炭纯、色质好，上火快，都纷纷上门订购。

郑永贵站在码头上踌躇满志地望着—河里的煤船，盘算着一年的收成。

那时节，只要一提到涟水高沟、百禄的郑家煤炭场，没有人不知道的。郑家的炭场生意非常红火，来往人群川流不息。

从早到晚，只见百子村庄头上始终萦绕着如雾如云的青烟，淡淡的，袅袅的，像笼罩在郑家头上的一朵祥云。

郑兆康小时候天天跑到煤炭堆上玩，与小朋友在炭堆上打滚，滚得昏天黑地，滚成个黑猴子，一直滚到妈妈拎着鸡毛掸子追出来，他才撒腿跑去。

郑兆康是郑氏门中的长子，自小眉清目秀，伶俐可爱，很得郑永贵夫妇疼爱。郑家四世同堂，老太爷郑雨晴对兆康自小就非常看好，觉得这孩子是个可育之材，将来必成大器，亲自教授他练武功、蹲马步、举石担子。

在兆康的心中，老太爷是个非常了得的人物。

他常听大人们讲，老太爷在年轻时为保全镇，曾独身一人退马匪。

马匪进镇时，老太爷正在院子里练石担子，一听有人喊：马匪来啦！老太爷全身肌肉一耸，呼地运口气，顺手用麻绳拴起一盘几十斤重的石磨当兵器，拎在手中，大步流星地赶了出来。一出门，正撞见一大群马匪在抢东西，他呼地将石磨顶在一只手上，朝马匪奔过去。马匪见他孤身一人，以为好欺，纷纷围了过来，谁料想，他手指轻轻一送，石磨顺着惯性飞将出来，犹如落地的流星，直贯冲在前面的几个马匪头颅，只听砰砰几声，几个马匪的脑袋顿时开了花，散了瓢，红一搭白一搭地喷出来。他飞身跃入匪群，使起流星锤般的石磨，舞成车轮阵，舞得天花乱坠，杀得马匪人仰马翻，血流遍地，马匪一见此人功夫这般了得，只得四散逃命，落在后面的，小命只得到阎王爷那儿拣去了……

从此，郑雨晴的威名传遍四方。

兆康在家最佩服老太爷，也最听老太爷的话。

因是家中疼爱的男孩子，按照乡间风俗，母亲把他揽在怀里，给他套上一件红棉袄，再给他梳个刘海头，把两边的头发髻起来，扎了两个高高翘起来的小辫子，辫子上再缠上两条鲜红的绸飘带，把他打扮成一个俊俏俏的女孩子。

妈妈教导他：站要有站样，坐要有坐样，人要有人样，要知书达理，尊重师长。

在妈妈怀里，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头上的小辫子晃得像个拨浪鼓。